

## 日本 山神信仰 中的民族与国家 记忆

国际关系学院 外语学院 孙 敏

**[摘要]** “记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 sociology、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受到广泛关注。从“记忆论”的视角切入可以发现,在“山神信仰”这一统合的名称中蕴含了日本的国家记忆和民俗记忆,在民俗记忆中又包含了农民和山民的记忆。在民俗记忆中,“山神信仰”记载了农民和山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是对历史的间接记载;在国家记忆中,“山神信仰”通过想象的空间将民族统合于国家之下,其手段是将民俗记忆中的“山神”拉入国家记忆中,并赋予其崭新的意义,在忘却中不断建构新的记忆。

**[关键词]** 山神信仰 山神记忆 国家记忆 民俗记忆

### 引 言

“山神信仰”是日本传承已久、历久弥新的信仰,不仅记载在日本古代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而且鲜明地活在当下的日本文化中。目前,中国对山神信仰的研究多集中在汉族信仰的泰山神、庐山神、华山神等,以及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山神信仰,而对日本山神的关注相对较少。在为数不多的日本山神研究中,也侧重于白山信仰、立山信仰等山岳信仰的特征。中日两国对山神的研究,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来看,主要有三类。第一,通过对山神传说、小说的文本分析,研究山神的形象、特征、功能等,如贾海建通过神怪小说分析山神的地位、职能;三木麻奈美考察了中国南方独脚鬼的传说,提出独脚鬼是春来秋归的田神,同时也是山神,独脚的形象源自男根的生殖性;樱井龙彦和赵彦民提出,日本山神在从深山降临至平原转而变为田神的过程中,山丘这一空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二,从神话历史主义的视角,通过山神传说还原山神信仰的历史,如井上孝

夫通过日本房总地区流传的弘文天皇的传说,探讨了“田原”这一地名和制铁部落的关系,还原了由于熊野修验道传入而导致田原神变身为白山神的历史。第三,通过田野调查研究山神信仰的仪式,如关楠楠和庄虹考察了藏族地区新坪村祭山神仪式中的文化重构,朴炫国考察了日本滋贺县的山神祭。这些研究从文学、神话学、人类学的视角,多对山神做了本质性研究,而对其中的建构性关注不足。只有零星的研究关注到其中的建构性,如谢雪莲通过梳理山神形象在先秦文献中的演变,探讨了先秦时期神话与政治的联姻。本文以记忆论为理论指导,将民族国家拉入山神信仰的视域,在日本山神信仰本体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文化建构。

“记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 sociology、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受到广泛关注。所谓记忆,是人们对过去的知识和情感的集合体,它是记忆主体对自身所处状况唤起过去的特定事件并赋予意义的主体行为。记忆是分层级的,是不断建构的动态系统,记忆中不仅仅是记

忆,也内含了忘却的内容。<sup>[1]</sup>本文从“记忆论”的视角切入“山神信仰”,剖析日本的“山神”信仰中承载的民族与国家“记忆”。

### 1 “山神信仰”中的记忆层级

记忆是分层级的。个人记忆是个人直接、间接的体验,具有主体的、主观的、心理的特点。集体记忆是地域、阶级、阶层、民族、世代等集团的共同记忆,其特点是游离于成员的实际体验,被创造,被记录,被表述,被灌输,包括虚构的、作为想像的“记忆共同体”。特定集团通过国家权力等手段将本集团的记忆扩展到国家范围,这一集体的记忆就变成了国家记忆。“山神信仰”中也有个人、族群、国家的记忆层级,每个记忆层级的“记忆”都记录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神话学认为,神话是变形的历史。神话故事的情节是严肃历史史实的浪漫表达。日本的山神故事千千万万,不同的讲述者之间总是会有多多少少的出入,这些出入记载了不同的讲述者个人记忆的差别。从这些千千万万不完全相同的山神故事中,我们又可以发现大致的故事原型和母题,这些原型和母题就记载了不同族群的集体记忆。

山神故事中基本都涉及“山”。可见,“山”自古以来就是日本人重要的生活空间。日本的国土大约有四分之三是山地,“山”是日本民俗的重要空间基础。山神故事中的“民”主要包括了农民和山民,山神的主要信奉者是农民和山民。另外日本还有渔民,渔民主要信奉海神,渔民的民俗记忆体现在了海神故事中。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农民的山神信仰,可以说,农民的山神在本质上是可亲的祖先神。

在古代,日本民众的主体是农民,他们除了种稻子、麦子,还种植稗、粟、豆类、薯类等各种农作物。农民的一切生活,围绕着农业生产展开,因此农民的神灵首先是农神,也叫做田神。在春天开始耕种时,以耕种为中心举行迎接田神和恭送田神的仪式。第一次耕种叫做「さおり」,耕种结束叫做「さのぼり」。「さ」有神灵之意,因此「さおり」

就是「神降り」,「さのぼり」就是「神昇り」,也就是说,开始耕种时田神“降临”,耕种结束时田神“飞升”,那么田神从何处降临,又飞升至何处呢?就是村边的高山上。因此,田神和山神是一体的。那么,田神为什么会降临田间保佑农作呢?人们认为,田神的实质是祖先神,因为只有祖先才会心心念念保佑自己的子孙,保佑子孙的田地和农作。

农民的山神是祖先神,农民山神信仰的本质是祖先神信仰,山神信仰是祖先神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祖先神信仰也叫做氏神信仰,人们认为,代代祖先在死去33年或者50年之后,灵魂就会融入祖先神,同时个体属性消失。祖先神亦是守护子孙家业的神灵,会保佑子孙的农业丰收,因此成为农神。祖先神一般居住在村子附近清丽的高山上,成为山神。春天,山神降临到村里,化为田神,守护农作,秋天又返回山里,化为山神。而且,在盂兰盆节、彼岸节时,祖先神会回家和子孙欢聚,过年时,又化身年神返回子孙的家园。因此,在农民的祖先神信仰中,祖先神同时是农神、田神、山神、年神等。山神作为祖先神的一面,其背后是祖先神信仰。

在《远野物语拾遗》第69个故事<sup>[2]</sup>中讲到,早池峰山下附马牛村的村民偷了外村的糯米稻穗做种子,在自己村里种了好吃的糯米,被别人发现后,村民求助于早池峰山神,于是神山女神就把抽穗的糯米稻变成了长着糯米的粳稻。可以看出,山神对山下村民的护佑与溺爱,就宛若父母呵护子女一般。

对地面上的农民来说,山地是水源之地,而水是农业的基础,因此,自然会产生对山的崇拜之情,山神便成为守护稻作、麦作的神灵,并成为祖先神,护佑子孙后代。山被看作是洁净至极的地方,是神灵栖息生活的圣域。因此神社建在山中和村里,建在山中的,叫做奥社、上社、山社等,建在村里的,叫做里社、下社、村社等。这两处神社是一体的,是山神一年四季的两处住所。伴随着农业的春种秋收,山神就往返于高山和村落之间,如家长一般护佑着子孙的生活。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山民的山神信仰,可以

说,山民的山神在本质上是恐怖的保护神。

山民是日本民众中的边缘群体,他们的生活境遇比农民要差很多。他们生活在大山里,靠着大山维持生计,一般包括狩猎者、伐木者、烧炭者、炼铁者、木具工匠等。对山民来说,山并不是祖先神居住的地方,而是可怕的异界,山里不仅栖息着山神等神灵,还栖息着天狗、鬼等各种妖怪。山民把山神供奉在山的入口处,出入大山时都要进行祭祀。

山民的山神首先是物产之神。山里提供了大量的坚果、蘑菇等食材,山是带来富足物产的生产原点。同时,森林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可以修建房屋住宅,木材还可以制作各种工具和烧制木炭。山神具有强大的生产力,能生成动植物,对山神的敬畏体现了山民对森林大地生命力的敬畏。在正月的山神祭中,人们会制作出类似男根和女阴的祭祀道具,模拟男女交合来祈祷丰收。山神在,则山林茂密繁盛,山神离去,则山林枯萎、万物枯竭。在《远野物语拾遗》(柳田国男著,张琦、刘晗译,2017:145)第96个故事中讲到,贞任山上有个独眼一条腿的怪物,有一天它被一个猎人制服了,那片长满茂密森林的山,后来就成了矿山,树木几乎都被砍光了。

山神会护佑山民,并为赋予他们力量。在《远野物语拾遗》(柳田国男著,张琦、刘晗译,2017:145)第97个故事中讲到,六角牛山女神授予山下的村民荒泷和佐佐木权四郎神力,使他们成为了大力士。同时,如果山神获得了山民的帮助,作为谢礼,也会给予山民丰厚的馈赠。日本民间有大量帮助山神生产的传说,如岩手县有这么个故事。<sup>[3]</sup>有两个猎人进山打猎,路上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说我刚生完孩子,需要食物来填饱肚子。其中一个猎人害怕破坏了打猎前不能见血腥的规矩,断然拒绝了,而另一个则爽快地答应下来。其实,刚生了孩子的女人是山神,凡是不顾血秽答应其请求的猎人都得到永葆猎物丰盛的报答。

同时,山民的山神还是狩猎之神。猎人从山里获得熊、野猪、鹿等猎物。在获得猎物之后,必须以某种形式向山神报告,举行各种仪礼,向山神表示感谢。狩猎必然伴随着杀生,就会有流血,所

以山神并不避讳血秽。山里栖息着的各种动物,如狼、鹿、狐狸、猴子、狸猫等,都常常被看作是山神的使者。在《山神的箭袋》<sup>[4]</sup>中讲到,一位失明的琵琶法师为山神弹奏琵琶曲《平家物语》之后,山神便施法让山下的村长给法师送饭,还派出狼引导法师下山去。日本有不少动植物都被命名为山神的什么什么,如“山神的鬍子”(柳田国男著,吕灵芝、张琦译,2017:154),据说凡捕杀者会遭到山神诅咒,故无人敢捉。

但是,对山民来说,山神并不是亲切和蔼的祖先神,而是敬畏的可怖的异界神。据说,狩猎这一生业仅限于男性,所以如果有女性一同进山,会引起山神的嫉妒,从而遭遇危险。日本很多地方在祭祀山神时会供奉丑陋的叫做“奥犒仔”的鱼。在《远野物语拾遗》(柳田国男著,张琦、刘晗译,2017:144)第95个故事中讲到,山神会在每年12月12日清点山上的树木,这一天禁止村民上山,万一被山神当成是山里的树就麻烦了。

山神非常可怖,因此在民间故事、童话里就成了妖怪,大多被叫做山姥,经常会吃人。在《老天爷的铁锁链》(柳田国男著,李凤霞译,2017:70)中讲到,有个村子住着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有一天母亲出门去了,山姥就假装这位母亲来到家里,先吃了最小的孩子,又和老大老二斗智斗勇,最后从高处摔下来死掉了。山姥在大部分故事中都是凶狠可怕的,偶尔也是善良的,残留着山神作为可怖的保护神的特征。如《山姥的宝蓑》(柳田国男著,李凤霞译,2017:123)中讲到,一个姑娘在山里迷了路走入了山姥的家里,山姥就送给她一件会变身的宝蓑,姑娘披上宝蓑,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婆婆,从黑夜的高山上平安地走回了村里,后来还因此获得了一份好姻缘。据说山姥经常会带着村里的孩子们到巨石上烤火,有的山村如果那年冬天特别暖和,人们就会说山姥今年又在带孩子了。(柳田国男著,吕灵芝、张琦译,2017:126-127)

## 2 不断建构的“山神记忆”

记忆是不断地被重新建构的,是一个具有可

塑性的动态系统,也是一个流变过程。“山神记忆”也是被不断建构,山神的形象和职能也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相互影响、不断变化的。

首先,山民的山神形象进入农业地区,促使农民的山神形象发生了改变。这体现在各类山神故事中,其典型代表就是“产神问答”的故事。日本各地都流传着“产神问答”的故事,即由产神决定新生儿命运的故事。如一个行脚僧走在大山里,夜里听到两个神在说话。其内容就是今夜某家有孩子出生,山神必须赶过去。过了一会山神回来了,就讲起这个新生儿的未来,如姻缘,如寿命等。其中一类故事是说孩子长大到了某岁,就是山神所预言的寿命期限那年,在砍柴的时候,有一只虻飞来,他便挥着斧头向虻砍去,不料误伤了自己而死。<sup>[9]</sup>在《灶神的起源》(柳田国男著,李凤霞译,2017:127)中讲到,有一个农夫,在外出回家途中遇到暴雨,就躲在道祖神的树林里避雨。这时,有一人骑马经过,喊道:“道祖神在吗?某村有两个孩子要降生,您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为新生儿决定命运呢?”道祖神说:“多谢你邀请我。我现在有避雨的客人,不能离开,拜托你走一趟吧。”于是,马蹄声渐远。过了一会,骑马的人又回来了,说:“一家生了个男孩,另一家生了个女孩,女孩有福分,男孩没运气,如果两人结为夫妻的话,丈夫可以凭借妻子的好运发家。”农夫回村一看,自己家生了个男孩,邻居家生了个女孩。于是两家定下亲事。两个孩子长大后结为夫妻,家庭越来越兴旺。但是后来丈夫对妻子越来越不满意,强行把妻子赶走,这一家就渐渐家道衰落了。而妻子另嫁他人,那一家就渐渐成了大户人家。在民间故事《烧炭长者》中,是说妻子另嫁给了一个烧炭的贱民,这个贱民就渐渐发家,后来成为当地的大户人家。

“产神问答”一般都是一个凡人夜宿山间,听到了“产神=山神”与另一位神灵谈及新生儿命运的故事,另一位神灵有时候也会是氏神。非常有趣的是,这位氏神常常会拒绝去孩子出生的现场。在日本忌讳产子,因为产子时会流血,被认为是产秽,神灵会远离这种现场,而产神是保佑产妇

和新生儿的神灵,因此只有产神不会避忌。那么,为什么只有产神不避忌产秽呢?或者说,产神到底是谁?

关于产神的本质,说法比较复杂,有的地方把帚神、厕神、道祖神等当作产神,而在日本的东北地区,一直以来的传承是山神即产神。这或许是由于山神是女神,也会产子吧。妇女快到临产时,家人就放马进山,等马回来时,即是马驮着产神回来了。而且,东北地区关于产神产子受到猎人帮助的故事也很多。同时,民俗学中认为,这和山民的生活和信仰相连,猎人的日常生活就伴随着大量的杀戮和流血,而山神是不避忌流血的。因此,山神这一“外来的神”就来到农作地区,成为不避忌流血的产神了。

另外,民俗学中关于马背上的神灵到底是何许神灵也是众说纷纭,例如祖先神也是骑着马回家的,在盂兰盆节举行“迎盆”时,为了迎接祖先回家,就在祭坛上放一条黄瓜,插上四条小木棍作为四蹄,意为一匹骏马,盼着祖先骑着骏马快快回家,而到了“送盆”时,就给茄子插上四蹄,意为一头牛,盼着祖先骑着牛慢慢回去。从这里可以看到,骑在马背上的神灵,至少有祖先神、山神、产神了。因此,人们供奉神灵时,往往会供奉一匹马。而供不起马匹的穷人,就把马绘成画供奉给神灵,这就是绘马的起源。

其次,在当代日本文化中,山神信仰也依然处于不断的建构与流变中,这在宫崎骏的电影《幽灵公主》中有十分深刻的表现。一方面,影片中重现了日本传统的山神信仰,鲜活地反映了古老的山神信仰在当代的流传与继承。野猪山神化为凶煞神后在森林间暴走,所到之处草木枯萎、鸟兽散尽;麒麟兽山神所在的麒麟森林,茂密繁盛,到处都是树木的精灵,当麒麟兽被砍掉脑袋之后,所到之处一片荒芜,精灵也一度消失,而当麒麟兽的脑袋回归之后,树木精灵又重新现身。另外,幻姬还提到麒麟兽的血能治百病,麒麟兽的脑袋有不老不死的力量。这些都表现出山神作为生产之神的性质。

同时,山民们和山神的关系也是十分紧张的,

麒麟兽是十分可怖的保护神,这重现了山民式的山神信仰。幻姬伐山炼铁,经营着一个叫做塔塔拉的部落。在日本民俗史上,塔塔拉是真实存在的贱民部落,它是在山边炼铁的一种山民。炼铁需要大量的木炭,因此塔塔拉一般集中在山地区域。据说,日本中部地区的很多秃山,就是以前山民烧炭的结果。在影片中,塔塔拉是低贱的山民和被卖身的女奴的乐土,他们在这里辛苦而快乐地生活着。他们一边蒙受着山神的福泽,从山里获得资源与食物,一边又与山神保持着非常紧张的关系。麒麟兽是生命之神,也是死亡之神,它会给予人生命,也会夺取生命。在森林里生息着的白狼、野猪、猩猩都是山神的使者,他们既会夺取人的生命,也会被人夺去生命。

另一方面,在当代新的时代背景中,宫崎骏又重新建构了山神信仰。影片围绕着包括山民之内的众人要夺取麒麟兽——他们的保护神的生命而展开。在古代山神信仰中,麒麟兽掌管着森林万物的生息,在倡导科学文明的当代,古代信仰在生活的表层已经不见踪影,山神似乎已经成为无稽之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宫崎骏重塑山神,反思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以山神作为隐喻告诫人们,人类破坏的自然正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当代的破坏自然就是古代的“弑神”。即使沧海桑田,古老的信仰依然鲜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生生不息。可以说,宫崎骏既为山神信仰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也实现了古代山神信仰的当代重构。

可以说,宫崎骏在《幽灵公主》中塑造的山神形象,正是宫崎骏关于山神的个人记忆的表现,而这一远古的山神记忆在今天仍然能获得众多日本人的热捧,则表明了这一山神记忆成为日本民族的共同记忆,它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同时,宫崎骏基于山神信仰解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也完成了一次山神记忆的当代重构。

### 3 “山神记忆”中的国家记忆和“忘却”

重构的记忆中既包括“记忆”,也包括“忘却”。记忆不同于历史,历史的目的是通过对史料

的客观和真实性的确认,重构过去的真实图景。而记忆颠覆了历史追求真实的立场,强调人类在重构历史图景时的“立场”是不同的,不同立场的人重构出的历史图景也必然有所不同,而决定差异的往往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认知的态度。“值得记忆的”在不断被选择、唤起的同时,相反的事件则被隐瞒、被排除,因此忘却也是构成记忆的一部分。任何一个记忆的表象背后,都有无数被忘却的事象。特别是国家记忆中,具有明显的想象的、虚构的空间,其中镌刻着国家如何解释过去、认识过去的基本态度。

日本“山神记忆”中的国家记忆和“忘却”集中体现在《古事记》中的山神形象上。无论是农民的山神、山民的山神,还是国家记忆中的山神,都模糊地统合在“山神”一词中,国家记忆的山神是“忘却”民间的山神而重构出来的。

首先,虽然都是山神,但其本质却完全不同。农民是日本民众的主体,山民是民众中非常边缘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山神信仰的载体是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是民间的民俗信仰,代表了日本的民族记忆,虽然山神的形象非常不同,农民的山神是慈祥的,山民的山神是可怖的,但是,山神都是护佑一方的本地神,是父母神。而《古事记》中的山神却形象迥异。《古事记》是日本的国家神话,代表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建构着众神的国家记忆。因此,《古事记》中的山神也是山神记忆的一次重构,其建构主体是日本国家,其本质是国家记忆。

农民和山民的山神常常是没有名字的,人们称呼它为“神灵大人”,这是民间山神信仰,或曰山神的民族记忆的特征。而《古事记》中的众多山神都有各自的名字。《古事记》中国土初生时,山神名曰大山津见神。<sup>[6]</sup>伊耶那美生火神迦具土神时被烧死,气愤的伊耶那岐拿起十拳剑斩杀了迦具土神,迦具土神身体的各个部位就化成八位山神,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正鹿山津见神、淤滕山津见神、奥山津见神、暗山津见神、志艺山津见神、羽山津见神、原山津见神、户山津见神。(安万侣著,周作人译,2015:15)应神天皇时,管理山岳海洋事务的

神是他的一名皇子,名为大山守命。(安万侣著,周作人译,2015:120)雄略天皇时,葛城山的山神是葛城一言主大神。(安万侣著,周作人译,2015:185)三轮山的山神称为御诸山神。(安万侣著,周作人译,2015:38)这位山神曾在崇神天皇时兴起疫病,崇神天皇斋戒沐浴,三轮山神便教给崇神天皇祭祀之法,建立了祭祀制度。(安万侣著,周作人译,2015:88)有名字有个性的众多山神,作为国土各地的众神,分别作为庞大国家神灵体系的一员,被纳入了国家神灵体系中,镇护着国土平安。

其次,农民和山民的山神信仰中,山神是本地神、父母神,主宰着人们的各种现世利益,但当《古事记》的众多国家神灵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君临”各地时,发生了柳田国男所说的“天神战胜地祇”<sup>[7]</sup>和“众神流亡”<sup>[8]</sup>的现象。国家神灵住在巍峨辉煌的大神社里,享受着国家盛大庄严的祭祀,这些外来的神灵被定位为更强大、更有力量、更灵验的庇护者、保护神。于是,人们也渐渐更倾向于向这些“外来的”“国家”神灵祈愿,称他们为“神灵大人”了。这样,“外来的天神”战胜“本地的”保护神,并成功地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父母神”,即“外来的祖神”<sup>[9]</sup>。这种“外来天神战胜本地神并取而代之”的情节直接体现在各地同名神社的修建、同一神灵的祭祀上,如八幡、熊野、諏访、鹿岛、白山、香取等神社。<sup>[10]</sup>因此,对农民和山民来说,父母神本来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山神等神灵,后来就变成了国家神话创设的众神。这就是“天神战胜地祇”。

在《古事记》“八岐大蛇”的故事中,八岐大蛇是“本地”山神,它掌管着本地的旱涝和农业的丰歉,同时享受人间的奉祀牺牲。<sup>[11]</sup>但是当“外来的”“国家的”“更强大的”神须佐之男来到此地时,八岐大蛇惨遭砍杀,本地的保护神便易位为须佐之男。这一段神话叙事中,在记述“天神战胜地祇”的同时,本地的山神是以类似“为祸一方的妖怪”的形象登场的,这是官方神话对本地神的“流放”和本地神的实质“流亡”。在“天神战胜地祇”和“众神流亡”中,国家神话实现了对民间山神信仰的“忘却”与“重构”。

再次,《古事记》中的山神是国家神灵,一方面它作为国土神镇护国土平安,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与其他众神一起,共同完成国家皇统权威的建构,从而完成国家记忆的建构。

《古事记》中的神灵大致分为两个体系,即天神与国神。天神是高天原上(天上)的、或者从高天原派遣到苇原中国(地上)的神灵,国神即生活在苇原中国国土上的神灵。山是重要的国土组成部分,《古事记》中的山神都是有名字的,追根溯源他们也来源于高天原诸神,但他们一直生活在国土之上,成为国土之神,是国土各地的国神,是当地的地主神,掌管一方国土。神话学家河合隼雄剖析《古事记》时说,天神降临国土,与各地国神联姻,通过“天神与国神的联姻”实现了天神所掌管的国土的扩张。<sup>[12]</sup>《古事记》中对从神代到人的时代变迁过程的叙事,很大的一个命题就是要论述皇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其建构方式正是“天神与国神的联姻”,而在数次联姻中都出现了山神的身影,可以说,山神作为国神的代表,在联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体现在几位重量级的男神身上,如天照大神的弟弟须佐之男命、天照大神的孙子琼琼杵尊、须佐之男命的六世孙大国主神(安万侣著,周作人译,2015:27)等。

“八岐大蛇”的故事中,天照大神的弟弟须佐之男命被逐出高天原,来到出云国,遇到一老翁,老翁说:“我乃是本地的神,大山津见神的儿子,叫做足名稚。”(安万侣著,周作人译,2015:24)后来须佐之男命砍杀了八岐大蛇,与足名稚的女儿櫛名田姬结为夫妻,并在出云国修建宫殿居住下来。

“木花佐久夜姬”的故事中,天孙琼琼杵尊从高天原降临到苇原中国时对山神大山津见神的女儿木花佐久夜姬一见倾心,大山津见神便要把他的两个女儿,美貌的木花佐久夜姬和丑陋的石长姬,一起嫁给琼琼杵尊,但琼琼杵尊把石长姬送回去了。没想到,佐久夜姬代表繁昌,石长姬代表长生,因此,天皇家族失去了长生。这段故事一方面解释了作为天神之后的天皇家族为何不能长生,另一方面解释了天皇家族从远方而来统治苇原中国的合法性,即与当地国神的联姻。也就是说,天

皇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名义上来自于琼琼杵尊奉天照大神之命降临统治苇原中国,而实质上是由于他已然成为苇原中国国神的女婿。

在“大国主神”的故事中,大国主神娶了稻羽(因幡)地区的女神八上姬,成为了稻羽地区的国主。大国主神先继承了须佐之男命的出云国,又娶了八上姬神获得了稻羽国,后来娶了高志国的沼河姬神获得了高志国,国土不断扩大。至“天照大神与大国主神”的部分,苇原中国已然是大国主神的地界了。(安万侣著,周作人译,2015:40)

关于天神与国神的联姻,《古事记》中还有猿田彦神与天宇姬神、倭建命与尾张国女神美夜受姬、天若日子与大国主神的女儿下照姬、琼琼杵尊的儿子山幸彦与海神之女丰玉姬等情节。在“天若日子”的故事中,写道:“天若日子既至其地,乃娶大国主神的女儿下照姬,想获得那国土。”(安万侣著,周作人译,2015:41)可见,天神来到国土上,与当地的国神联姻,并由此成为当地之主,这种逻辑在《古事记》中是天经地义的。而山神,就是联姻中的国神一方的代表。

那么,神话中建构一个“女婿”的身份,就真的能够解释其统治的合法性了吗?是的,这是基于日本民俗史上的“女婿”在家族继承中的重要地位。虽然近代以来长男继承制成为日本的支配性继承制度,但之前并存着长男继承、长姐继承、末子继承、选定继承等形式。其中,在长姐继承制中,即使姐姐下面有几个弟弟,但也是长姐结婚由女婿继承家业,而家中的男孩子则成为分家,或到别家做女婿继承家业。这种女婿在日语中称为“婿养子”。(福田アジオ·宫田登,2012:16-17)可以说,这种“婿养子”的民俗便是《古事记》中天神通过联姻实现统治合法性解释的现实依据。

另外,“忘却”还体现在天皇对出云国统治权合法性的叙事中。在“让国”的故事中,大国主神

将苇原中国的统治权“让给”了降临国土的天孙琼琼杵尊,实现了出云国统治权从当地国神到天神,即从须佐之男命一系到天照大神一系的让渡,从而实现了天照大神系统天皇政权统治整个日本的正统性和合法性的建构。在历史上,出云地区的确曾存在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出云国,不知过程如何,后来臣服于天皇朝廷。可能由于这一过程颇为特殊,必须对天皇家族统治出云国的合法性做出说明,于是神话中便有了“天照大神的弟弟须佐之男命的六世孙大国主神娶了稻羽地区的八上姬”的“联姻”。这似乎已经基于历史与民俗做出了妥当的解释,但到了《日本书纪》中,出云系神话却被大幅删减,以至所剩无几。至今,出云国到底在历史上是如何归顺天皇政权的,依然不甚清晰。这一段被忘却的历史也成为日本人独特的一段“记忆”,当代很多艺术作品都涉及这一话题,人气电影《阴阳师2》也是基于此构筑了故事情节。

#### 4 结 语

民间信仰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建构着个人和集体的记忆,同时也在国家层面上建构着国家的记忆。在“山神信仰”这一统合的名称之下,内含了日本的国家记忆和民俗记忆,在民俗记忆中又包含了农民的民俗记忆和山民的民俗记忆。在民俗记忆中,“山神信仰”记载了农民和山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是对过去历史的间接记载;在国家记忆中,“山神信仰”通过半真半假的、想象的空间将民族统合于国家之下,其手段是将民俗记忆中的“山神”拉入国家记忆中,并赋予其崭新的意义,在“忘却”的同时为其注入新的“记忆”,在忘却中不断建构新的记忆。

[本文为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柳田国男民俗文学与日本神灵记忆的建构研究”(批准号20BWW015)的阶段性成果。主持人:孙敏]

#### 注

[1] 王晓葵.记忆论与民俗学[J].民俗研究,2011(2):31.

[2] 柳田国男.远野物语[M].张琦,刘晗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31.

[3] 柳田国男.妖怪谈义[M].吕灵芝,张琦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29.

[4] 柳田国男.日本的昔话[M].李凤霞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9.

- [5] 福田アジオ・宮田登編. 日本民俗学概論[M]. 東京: 吉川弘文館, 2012: 94.
- [6] 安万侶著. 古事記[M]. 周作人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3.
- [7] 孙敏. 柳田国男の日本近代法西斯主义国家批判[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2(3): 118.
- [8] 孙敏, 李晓东, 杜洋. 《远野物语》中的“众神流亡”[J]. 外语学界(2), 2013: 215.
- [9] 孙敏. 柳田国男の祖神研究[J]. 外语学界(1), 2013: 300-301.
- [10] 柳田国男. 柳田国男全集27[M]. 東京: 筑摩書房, 2001: 384.
- [11] 李国栋. 稻作背景下的苗族与日本[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04.
- [12] 河合隼雄. 神话与日本人的心灵[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8: 170.

#### 参考文献

- 乌日古木勒. 柳田国男民间文学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关楠楠、庄虹. 仪式与文化重构——新坪村祭山神仪式的人类学考察[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1), 2020(1).
- 河合隼雄. 民间传说与日本人的心灵[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8.
- 哈拉德·韦策. 社会记忆: 历史、回忆、传承[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贾海建. 神怪小说中的山神故事与山神信仰[J]. 民族文学研究, 2014(4).
- 诺拉. 记忆之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谢雪莲. 山神形象在先秦文献中的演变[J]. 民族文学研究, 2013(4).
- 櫻井龙彦, 赵彦民. 日本的山神[J]. 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 2016(6).
- 三木麻奈美. 去来する山神: 南中国における独足鬼の例より[J]. 史学, 79(3), 2010(7).
- 井上孝夫. 房総・弘文天皇伝説の研究[C]. 千葉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紀要 52, 2004(2).
- 朴炫国. 滋賀県甲賀市水口町植の山神祭: 調査報告[J]. 龍谷大学里山学研究中心2009年度年次報告書, 2010(3).
- 三浦節夫. 井上円了と柳田国男の妖怪学[M]. 東京: 教育評論社, 2013.
- 田中宣一. 柳田国男・伝承の「発見」[M]. 東京: 岩田書院, 2017.

作者简介: 孙敏(1979—) 女 汉族 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日本文化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 1013511107@qq.com

## Folk and National "Memory" in Japanese "Mountain God Belief"

**Abstract:** "Memory"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hich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in sociology, history, anthropology, folklore and other fie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ory theory", we can see that the concept of "Mountain God belief" relates to the national memory and folk memory of Japan, and the folk memory includes the memory of farmers and mountain people. In the folk memory, "Mountain God belief" records the life and production mode of farmers and mountain people, which is an indirect record of history; in the national memory, "Mountain God belief" integrates the nation under the country through the imaginary space, its means is to pull the "Mountain God" from the folk memory into the national memory, and give it a new meaning, and constantly construct a new memory in forgetting.

**Keywords:** Mountain God belief; Mountain God belief; memory of Mountain God; national memory; folk memory

#### Author's Information:

Sun Min (Female) Year of Birth: 1979  
Associate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Japanese Culture  
E-mail: 1013511107@qq.com